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張元功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六月盡著
雍涪灘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貞觀十九年

觀古
玩翻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

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

降戶江
翻下同

臨城投

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

使

幟昌志翻
使疏吏翻

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

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

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

戰士

言以其男女及
財物為賞也

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

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

帥讀曰率下同

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

冒莫北翻下同

觀世勣此言益少年

為盜之氣習未除耳

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

殺人而虜其妻孥

孥音奴

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

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勳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巖

省事吏職也自後魏以來有之賀拔岳之攻尉遲普薩也菩薩使省事傳語是也先悉薦翻省悉景翻上

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

為于偽翻下自

為彼為汝為當為同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契苾何

力瘡重

契欺訖翻
苾毘必翻

上自為傳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

勅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

乃忠勇之士也

刺七亦翻

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讐遂捨之

怨於元翻

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益牟城李世勣盡

虜之其人請從軍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

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

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益牟城為益州丁未車駕發

遼東丙辰至安市城

安市漢古縣屬遼東郡隋書薛仁貴傳作安地城

進兵攻

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

萬救安市

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麗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賢曰案今高麗

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據北史高麗五部各有耨薩蓋其酋長之稱也耨奴屋翻新書高麗大城置耨薩一比都督也麗力知翻耨耨音末曷上謂侍臣曰今為

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

城中之粟縱鞞鞬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

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

若高延壽出於上策不知太宗何以應之唯有江夏王道

宗之計

策耳 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

吾戰下策也

度徒洛翻

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

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

東夷傳高句麗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陳壽曰其置官有

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薛居正曰高麗官其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對盧以下官總

十一級列置州縣六十餘大城置釋薩比都督小城置運使比刺史謂延壽曰秦王內芟

羣雄

芟所街翻

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

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

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

斷丁管翻

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

無路乃可勝也

此即帝所謂上策也

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

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

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

厥九勿翻騎奇寄翻誘音酉

兵始交而偽

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

依山而陳

易以鼓翻陳讀曰陣下為陳陳於布陳其陳同

上悉召諸將問計長

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

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

勝之兵也陛下未冠

冠古玩翻

身親行陣

行戶剛翻

凡出奇制勝

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

以微為喻指示獸蹤則狗得以追殺

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

商度

度徒洛翻

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

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韎韜合兵為陳長四十

里

長直亮翻

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

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

戰而降上不應

為上悔不用道宗策張本夏戶雅翻

遣使紹延壽曰我以

爾國彊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

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

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

使疏吏翻給蕩亥翻復扶又翻

上夜召文武計

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

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

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

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

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行營

備宮省之制故亦有朝堂

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

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

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

方合戰而

雷電 龍門人薛仁貴

龍門漢皮氏縣地後魏曰龍門縣并置龍門郡隋廢郡以縣屬蒲州

唐武德初為泰州治所貞觀十七年州廢屬絳州薛仁貴自編戶應募

著奇服大呼陷陳

著陟略翻呼火故翻

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

披普彼翻

大軍乘之高麗

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

唐制

武散階游擊將軍從五品下同

仁貴安都之六世孫

薛安都為將以勇聞於宋魏之間

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

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

斷丁管翻

已未延壽惠真帥

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

考異曰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

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等十餘萬抽戈
齊至城內兵士復應開門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敗
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為莫離支所笑今日臣敢謝
陛下性命恩澤帝素狎勦笑而領之按勦後獨將兵取
高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
官虛美乃勦諛辭耳今不取
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

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

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

語牛倨翻少詩照
翻復扶又翻下無

復同皆伏地不能對上簡釋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

以戎秩遷之內地

酋慈由翻
長知兩翻

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

舉手以頽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

聞音

收靺鞨三千三

百人悉阮之

以鞞鞞犯陣也

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

佗器械稱是

稱尺證翻

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

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

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史言太宗有矜功之心將即亮翻

更名所幸山

曰駐驛山

據舊史其山本名六山更工衡翻

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

城東嶺已卯詔標識戰死者尸

識音志

俟軍還與之俱歸

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

臚陵如翻

高惠直為司農卿張亮

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

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

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候

騎獲莫離支謀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

反接兩手縛之也騎奇寄翻課

達協翻下同

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

間古

覓翻下同

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謀宜速反命為

我寄語莫離支

語牛倨翻下語爾同

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

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僑而遣之

僑居灼翻

草履也

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

候不為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

塹七
艷翻軍

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

史言帝威懾絕域
所謂善師者不陳

上之伐高麗

也薛延陀遣使入貢

使疏
吏翻

上謂之曰語爾可汗

可從列
入聲汗

音寒

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

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驛

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懾服不敢動

說輸芮翻啗徒覽翻又徒濫翻懾之涉翻考異曰實錄上謂近臣曰以我量之延陀其死矣聞者莫能測按

太宗雖明安能料薛延陀之死今不取

九月壬申真珠卒

卒子
恤翻

上為之發

哀

為于
偽翻

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

東方統雜種

長知兩翻
種章勇翻

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居西

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

躁則
到翻輕

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

已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

彌可汗

為薛延陀
亂亡張本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

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

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

少詩
治翻

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
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

孫子兵法之言

對曰

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

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

斷丁管翻

不如先攻安市安

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

將即亮翻

安得不

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

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

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

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

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

易以鼓翻

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

沮在呂翻

國人膽破烏骨

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期至夕克其餘當道

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

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

沙城即卑沙城

召之信宿可至

乘高麗兇懼

兇許拱翻

併力拔烏骨城度靑綠水直取平壤

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

諸將不可乘危徼幸

徼古堯翻

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

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

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

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勝獨遼東之役欲以萬

全制敵所以無功

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

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

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

縋馳

偽翻

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

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

石壞其樓堞

礮與砲同匹貌翻壤音怪

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

宗傷足上親為之針

塞悉則翻為于偽翻

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

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傳

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

所部

離力智翻

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

守之

塹土艷翻

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

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

王恢

見十八卷
元光二年

不如秦穆用孟明

秦穆公使孟明帥師
東伐再為晉師所敗

穆公復用孟明孟明增修其政帥
師伐晉晉人不敢出遂霸西戎

且有破蓋牟遼東之

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

且糧食將盡癸未勅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

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

屏必
郅翻

城主登

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

縑并熟
繒也

以勵事君命李

世勸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

殿丁
練翻

乙酉至遼東

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

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

將即亮翻鞘所交翻鞭鞘也按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弓頭為鞘此所謂馬鞘蓋馬鞍頭也

冬十月丙

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

蒲溝渤錯水皆在遼

澤中

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勅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

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末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

後黃十城

菟同都翻磨莫臥翻

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

萬人

考異曰實錄上云徙三州戶口入內地者前後七萬人下癸丑詔書云獲戶十萬口十有八萬蓋

并不徙者言之耳

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

死者幾二千人

幾音祁近也

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

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

徵以少牢

少詔照翻

復立所製碑

踏碑見上卷十七年

召其妻子詣行

在勞賜之

勞力到翻

丙午至營州

營州至洛陽二千九百一十里

詔遼東戰

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

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

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

者將之

將即亮翻驍堅亮翻

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

漢遼西郡有臨渝縣唐志營州有渝關守捉城杜佑曰臨渝關在平州盧龍縣城東百八十里騎奇寄翻師古

曰渝音渝

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

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

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

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

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謹呼之聲三日不息

謹許爰翻十

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

號戶

高麗宛轉於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壽使

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元壽官

瑋殊玉翻

惡鳥路翻

丙戌車駕至定州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

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

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

扶輦步從者數日

為于偽翻吮徐充翻從才用翻

辛亥上疾瘳百官皆

賀

廖丑留翻

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

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

力將即亮翻下同夏戶雅翻

薛延陀

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

河南者北河之南即

朔方新秦之地

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

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

之

羸倫為翻誘音酉陳讀曰陣

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

北而還

磧七迹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錄云會延陀死耀威漠北而還其意指真珠為

考異曰高宗寶

延陀也按真珠憚太宗威靈不敢入寇又死在九月而此云冬來寇必非真珠也田仁會傳作十八年亦誤也

多彌復發兵寇夏州

復扶又翻

已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

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

武德三年分并州之

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遼州樂平郡八年改曰箕州後周置蔚州於漢代郡之靈丘隋廢州以靈丘縣屬肆州唐武德六年分肆州之靈丘易州之飛狐地置蔚州雲州雲中郡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其地寔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恒安鎮即後魏所都平城也開元十八年改定襄縣為雲中縣蔚紆勿翻

右

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

爾發勝夏銀綏丹延廊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

勝州隋之榆林

郡後魏舊有銀州隋廢為儒林縣屬綏州貞觀二年分綏州之儒林真鄉縣復置銀州銀川郡漢西河之周陰周陽縣地也周音銀杜祐曰銀州春秋白狄地治儒林縣漢固陰縣地丹州古孟門河西之地西魏置汾州義

川郡後改州為丹州隋廢州及郡以義川縣屬延州義
寧元年分延州之義川咸寧汾川置丹州咸寧郡坊州
春秋白狄之地姚興置中部縣後魏置中部郡隋廢郡
以中部縣屬敷州武德二年分鄜州置坊州中部郡以
周天和七年元皇帝牧牧鄜
州於此置馬坊也鄜音膚
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

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

西魏於五原置西安

州後改為鹽川隋廢州為鹽川郡貞觀二年復置鹽州

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

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

進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

檢校民部尚書總吏禮戶部三尚書事

劉洎既檢校民部尚書又總吏

禮是為三尚書事民部之外安得復有戶部哉唐上將六典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民部為戶部洎其冀翻

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疎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諧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洎因於上前先有誅有罪大臣之言遂信諧者之言為然

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

寄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

朝直遙翻處昌呂翻

猜忌大臣皆欲

夷戮宜賜自盡

賜自盡即賜死也令自盡其命考異曰實錄云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之曰

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不已洎引中書令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帝以詰遂良又證周諱之洎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今取

不免其妻孥

孥音奴

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選

為勞

四時選始一百九十二年卷元年選須絹翻

請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

從之

復扶又翻

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

六典曰隋氏左右親衛左

置中郎將一人正四品下掌各領其屬以宿衛而各總

其府事將

討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

貞觀八年改會州汶山郡曰茂

即亮翻

州取界內茂滋山為名後書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部落

窮其餘黨西至乞習

山臨弱水而歸

蜀之西山有弱水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

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

汗輕騎遁去

騎寄翻

部內騷然矣

丁丑遣大理卿孫伏

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

用漢六條也

刺史縣令以

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

屬之欲翻

上令褚

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

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二月乙未上發并

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

并州至京師一千三百六十里

上謂李靖曰

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

解戶買翻

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

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是役也不唯不用乘虛取平壤之策乘勝取焉

骨之策亦不用也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庚午詔軍國機務

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

入侍藥膳不離左右

處昌呂翻間古
覓翻離力智翻

上命太子暫出遊

觀太子辭不願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

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道義從之

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

辟仗者衛士在駕前攘辟左右止行人所謂陳兵清道而

後行也
辟音闢

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

橫刀者用皮褱帶之刀橫於掖下

詰

之

詰去
吉翻

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

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

達縱遣之又嘗乘腰輿

腰輿令人舉之其高至腰

有三衛誤拂御衣

親衛勳衛翊衛謂之三衛

其人懼色變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

也 陝人常惠立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

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識

陝失舟翻識楚諧翻

又問術士程公

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

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為正欲

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

裕言亮反形未具

將作少匠從四品下

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

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

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

好去者與之決

別之

已丑亮與公頴俱斬西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

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

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

矣

稱尺證翻
常丁浪翻

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

郎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

巖州

伐高麗所
得二州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

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

蓋金遣使謝罪

使疏吏翻下同

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

也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

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踈勒朱俱波蔥嶺五國以

為聘禮

于闐時兼有漢戎廬扞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踈勒在蔥嶺東北判汗國治蔥嶺中都城杜佑

曰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去踈勒八九百里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

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已所親昵

昵尼質翻

國人

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

骨同羅共擊之

統下沒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多彌大敗乙亥詔以江

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

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

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

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

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

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一日烏羅渾即後魏之烏洛使也

東鄰靺鞨大抵風俗皆靺鞨也將即亮翻驍堅堯翻契歟訖翻苾毘必翻校戶教翻靺鞨音未昌

遇薛

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

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

息時健部落

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於雲中以阿史德為之長衆稍盛

迴紇攻

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

遣使來歸命

俟梁之翻

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

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

去可汗之號

咄當沒翻去羌呂翻

遣使奉表請居薊督軍山之北

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

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積

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勅勒共圖之上戒世勣

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

種草勇翻朝直遙翻磧七迹翻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舊李

勣傳云詔勣以二百騎發突厥兵討擊今從鐵勒傳

已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

其勅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

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調徒鈞翻

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為皇太子從幸

靈州不若使之監國

上時掌翻監古銜翻

接對百寮明習庶政既

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惠宜割私愛俯從公道上以

為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

異曰考

勣傳作烏德捷山唐歷云即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鐵勒傳云至于天山今從唐歷

其酋長梯真

達官帥衆來降

帥讀曰率

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

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

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

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

甲子立皇孫忠為陳王己巳上行幸靈州江夏王

道宗兵既渡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

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

使招諭勅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

朝直

庚午

車駕至浮陽

浮陽舊書作涇陽當從之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後魏屬隴東郡隋唐屬

京兆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此時車駕蓋至京兆之

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

跌徒結翻

考異曰舊

今從實錄及本紀唐歷又回紇傳陳彭年唐紀作斛薩鐵勒傳作斛薛今從實錄實錄又有契丹奚云十三姓按契丹奚本非薛延陀所統又內附已稱薛延陀不事

又嘗從征遼非至此乃降今從舊本紀

稱薛延陀不事

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

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

分扶問翻

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

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

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

樂音洛

賜其酋長璽書

璽斯氏翻

遣右

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

使疏吏翻

壬申上幸漢故甘泉

宮

甘泉宮在京兆雲陽縣界磨石嶺又曰磨盤嶺又曰車盤嶺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自車箱阪而上阪在

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縈紆曲折單車財通上阪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以其曲折故名

詔以戎狄

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

言戎狄之流殃構禍

乃自唐興
運之初也

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

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

處呂翻

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

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

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混沌未分謂之混元

殊未

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庚辰至涇州丙戌踰

隴山

隴山時屬隴州汧源縣界

至西瓦亭觀馬牧

原州平高縣南有瓦亭故關瓦亭水

出隴山東北斜趣西南流經成紀略陽顯親界又東南出新陽峽入于渭故有東西瓦亭之別

九月上

至靈州

靈州在京師西北千二百五十里

勅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

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子

孫孫常為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為詩序其事曰
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

合

狷 吉
縣 翻

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

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大

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

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

臧否乃至於是

否 音
鄙

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

數 所角翻
忤 五故翻

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

桑門今不違公意

好呼到翻

瑀須臾復進曰

復扶又翻

臣適思之

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

手詔數其罪曰

朝直遙翻見賢適翻怏於兩翻數所具翻

朕於佛教非意所

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

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

帑他朗翻藏祖浪翻祇巨支翻事並見梁紀

及乎三

淮沸浪

三淮本之詩淮有三洲

五嶺騰煙

謂侯景既亂而蕭勃元蘭又復亂於嶺南也

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鷄

熊蹯楚成王事雀鷄趙武靈王事引以喻梁武

餓死於臺城蹯音煩鷄苦侯翻

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

施之徵何其謬也

施式政翻

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

風弃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

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

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

復扶又翻

一迴一惑在乎瞬息

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宸之所

帷宸之所謂天子朝羣臣之所

乖棟梁

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

悛丑緣翻

可

商州刺史

商州漢弘農上洛商縣地晉置上洛郡後魏置洛州後周改商州京師至商州二百八十里

一仍除其封

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

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勅

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

之

使疏吏翻伺相吏翻朝直遙翻

丙戌車駕還京師冬十月己丑上

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頓欲於歲前專事保攝十一月

已丑詔祭祀表䟽胡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

祭祀謂郊廟社

稷明堂也表䟽在朝羣臣及四方所上者胡客四夷朝貢之客兵馬調遣征伐及番上宿衛者也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五曰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符西方曰騶虞符南方曰朱雀符北方曰玄武符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隨身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

以金庶官以銅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馬不刻者傳而佩之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各十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殺以專

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餘並取皇

太子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間翻

十二月己丑羣臣累請封禪從

之詔造羽衛送洛陽宮

戊寅迴紇侯利發吐迷度僕

骨侯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侯斤末拔野古侯利發屈

利失同羅侯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

結阿跌契苾白霄酋長皆來朝 庚辰上賜宴於芳蘭

殿

樓閣本大明宮圖玄武門右玄武殿後有紫蘭殿大樂宴胡客率引入玄武門今此芳蘭殿豈紫蘭殿邪

命有司每五日一會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

生日世俗皆為樂

樂音洛下宴樂同

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

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

米之恨也

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游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

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詩夢我之辭

奈何以劬

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

行戶剛翻

左右皆悲

房

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

始翼贊聖功

謂謁見於軍門署為記室時也上時掌

武憲之季冒死決策

謂誅建成元吉時也

貞觀之初選賢立政

謂遜直於王魏在朝文武隨能收叙也觀古玩

翻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

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

禮不可以淺鮮之過

鮮少也鮮息淺翻

弃數十年之勲舊上遽

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

復扶又翻

久之上幸芙蓉園

芙蓉園在京城東南隅秦之隄州漢之樂遊苑唐之曲江同此地也長安志曰隋營宮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

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劉餗小說曰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曰芙蓉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 玄齡勅

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

乘繩證翻

有頃上果幸其第因

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

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房玄

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

戚

高士廉長孫后之母舅也士廉識帝於龍潛因以甥女妻帝

豈得聞其喪不往哭

乎公勿復言

復扶又翻

帥左右自興安門出

按六典大明宮南面五門次西

曰興安門但貞觀以前人主常居太極宮高宗龍朔之後方居大明宮然此時已營永安宮永安即大明也或者帝自永安宮而出興安門歟按舊書高士廉傳上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迎諫馬首延喜門直皇城之東北隅而興安門直大明宮城之西南隅由大明之興安門至皇城之延喜門其路迂且遠意太極宮中別自有興安門也帥讀曰率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

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

廟蒼生自重

為于偽翻

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

衾輒屈鑿駕

死者北首夷衾覆尸之食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樂曰夷樂床曰夷牀衾曰夷衾

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首式又翻

上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

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橋

長安

故城橫門外有橋曰橫橋柩音舊橫音光

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

丙申詔以迴紇部為瀚海府僕骨為金微府

考異曰舊書

作金微今從實錄唐歷

多濫葛為燕然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

為龜林府思結為廬山府

府者都督府也燕因肩翻

渾為皋蘭州斛

薛為高闕州奚結為雞鹿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為榆

溪州思結別部為蹄林州白霄為寘顏州

蹄音帶寘徒年翻

各

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

繒慈陵翻

勅

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

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

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

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

使疏吏翻

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

屬之欲翻

使為表

疏所去翻

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

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丁酉詔以明年仲春

有事泰山禪社首

應劭曰社首山在漢泰山郡博縣晉灼曰山在鉅平縣南十二里唐志宛

州博城縣有社首山

餘並依十五年議

二月丁丑太子釋奠于

國學

上將復伐高麗

復扶又翻

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

攻之不可猝拔

朝直遙翻

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

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

更迭擾其疆場

數所角翻更工衡翻場音亦

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

堡

耒盧對翻

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島綠之北可

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

青丘道行軍大總管

相如子虛賦曰夫齊東階鉅海觀乎成山射乎之罘秋獵乎青丘彷彿

徑乎海外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晉天文志有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也

右武侯將

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

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

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

將即亮翻

因營州都督府

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辛卯上

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

臣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管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

木

帥讀曰率槎士下翻逆所木也

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

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是月上得風

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

翠微宮

楊大年曰翠微宮在驪山絕頂

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

等六都督皋蘭等七州

六都督七州並見上新書曰置燕府都護府於右單于臺宋白

曰在西受降城東南四十里

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立

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

盃餘悉還之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

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資格淺不

得除正官命於通事舍人班裏供奉

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

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

屬之欲翻唐初以考功員外郎知貢

舉至開元間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

始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

直朝

遙翻詰去吉翻

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

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壬辰詔百司依舊啓事皇太子 庚辰上御翠微殿

翠微宮之
正殿也

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

狄

夏戶雅翻

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

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惠如天地萬物不

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

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

不能兼備

行下孟翻

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徃徃進

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

推吐雷翻

朕見賢者則

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

惡鳥路翻

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

於朝未嘗黜責一人

朝直遙翻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

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種章勇翻

此五者朕所

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

褚遂良嘗知起

居注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總朝政不復兼史職故曰嘗

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

下盛惠不可勝載

勝音升

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

耳李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等數城

前漢書玄菟郡高句驪縣有南

蘇水西北經塞外

高麗多背城拒戰

背蒲妹翻

世勣擊破其兵焚其

羅郭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無忌領

揚州都督實不之任

丁丑詔以隋末喪亂

喪息
浪翻

邊民

多為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

使珣
吏翻

下同燕
因肩翻

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通

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

亦令贈還

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

緯干
貴翻時

房玄齡留守京師

守手
又翻

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

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

髭郎
移翻

帝遽

改除緯洛州刺史

考異曰唐歷云居無何改緯太子詹事今從舊傳

秋七月

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詔更

營玉華宮於宜春之鳳皇谷

玉華宮在宜春縣西四十里

庚戌車駕

還宮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八月壬戌詔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

興

降戶江翻屢力句翻又音如字

加以河北水災停明年封禪辛未

骨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為玄闕州拜其俟斤

為刺史

使疏吏翻
俟渠之翻

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

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

骨利幹
居瀚海

北產良馬其地北距海至京師最遠又北渡海則晝長
夜短蓋近日出處復狹又翻

考異曰實錄唐歷皆作

羊脾僧一行大衍歷義及舊天文志唐統紀皆作脾新
天文志云腓羊脾按正言羊脾者取其易熟故也若煮

羊肺及脾則雖中國通夕
亦未爛矣今從大衍歷義

已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

事

上時
掌翻

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

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

長知
兩翻

上手詔曰五岳陵霄

四海亘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

左傳云川澤納汗山
林藏疾亘吉鄧翻

志

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

言欲使天子解位也

朕若有罪是其直也

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

日何損於明

丁酉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

王之妃也有寵於上

刺盧達鞠

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

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左傳晉太

子圉為質於秦秦穆公以女妻子圉將逃歸謂之曰與

子歸乎嬴氏不敢從圉遂逃歸及晉公子重耳入秦秦

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謂之辰嬴賈

季曰辰嬴嬖於二君是也累力瑞鞠

乃止尋以明繼

元吉後

戊戌勅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

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十二州宣潤常蘇杭越台婺括睦洪也

艘蘇遭翻麗力知翻

冬十月庚辰奴刺啜匐侯友帥其所部萬餘

人內附

奴刺部落居吐谷澤党項之間刺來達翻啜陟劣翻匐蒲北翻侯渠之翻帥讀曰率下同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

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為大可

汗時薛延陀力強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

陀車鼻貴種有勇略

說輸芮翻種章勇翻

為衆所附恐為後患不

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

騎奇寄翻車

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

其地三垂斗絕惟一面可

容車騎壞
土夷博

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

年間勝兵三萬人

勝音升

時出抄掠薛延陁

抄楚交翻

及薛延

陁敗車鼻執益張

張知亮翻

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

見賢遍翻

又請身自入朝

朝直遙翻下同

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

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考異曰實錄詔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

迎之車鼻徒飾其辭初無來意韓華將招歌邏祿其刳之車鼻覺其謀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相射而死調遮

亦被殺今從
舊突厥傳

癸卯徙順陽王泰為濮王

濮博木翻

壬子

上疾愈三日一視朝 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

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為明州

東謝之南有西趙蠻西抵昆明南即西洱河山穴阻

深趙氏世為酋長酋
慈由翻長知兩翻

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

立

龜茲音丘茲
訶虎何翻

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

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

自古相傳西域有崑崙山河源所出又爾雅曰三城為崑崙丘

故曰崑丘道
使疏吏翻

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

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

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驍堅亮
翻契欺

訖翻苾毘必翻將即亮
翻吐從職入聲谷音浴

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

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

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

武崇文

去羌
呂翻

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治直
之翻

一旦不諱

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
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
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

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

隼息尹翻

行遊四方供頓煩勞

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

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

業不墮

夏戶雅翻少詩治翻墮讀曰墮

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

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

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

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太宗自疏其所行之過差者以戒太子可謂至矣然太子

病於柔弱好內乃無一言及此以警策之人莫知其子之惡信矣易以豉翻

中書令魚右

庶子馬周病上親為調藥

為于偽翻

使太子臨問庚寅夢

戊戌上幸驪山溫湯

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為中

書侍郎參知機務

新羅王金善惠卒以善德妹真德

為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

卒子恤翻樂浪音洛琅使疏吏翻

丙

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

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

戶艦

黠翻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

尚書門下省事

長孫無忌蓋總三省之事

戊申上還宮

結骨自

古未通中國

杜祐曰結骨在回紇西北三千里

聞鐵勒諸部皆服二月

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

俟渠之翻屈居勿翻阿烏葛翻棧士限翻朝直遙翻

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

睛音精

有黑髮者以為不祥上

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管渭橋斬三突厥首自謂功

多

謂武德九年顏利犯便橋時也

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為怪邪失鉢屈

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為

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為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

督隸燕然都護

燕因肩翻

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祈

連州隸營州都督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

長知兩翻使疏吏翻見賢遍翻下引見同

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

人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

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

幾居豈翻

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

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司馬云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

北方無毛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曰山以草木為髮

上營玉華宮

程大昌曰玉華宮在坊州

宜君縣

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

又覆敷翻

餘皆茅茨然備

設太子宮百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

玉華宮已卯畋于華原

華原宜君銅官漢雲陽祿禰之地後魏於華原置北雍州西魏

改為宜州又置北地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以縣屬京兆唐初復置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而以華原

復屬於京兆

中書侍郎崔仁師坐有伏閣自訴者仁師不

奏除名流連州

連州漢桂陽陽山之地梁置陽山郡隋置連州大業初廢州為熙平郡唐復為

連州連州在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舊傳本龔州今從新舊本紀

三月己丑

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 甲午上謂侍臣曰

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今崑丘行師處月處

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

首弩失畢其次也

弩失畢當作布失畢龜茲王也

庚子隋蕭后卒詔

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備鹵簿儀衛送至江都

與煬帝合葬 充容長城徐惠

唐會要曰舊制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

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惠徐孝德之女 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

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

喪息浪翻下喪國同

昔秦

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

之業

魏蜀吳三方鼎峙至晉混一

豈非矜功恃大弃德輕邦圖利忘

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

易亂之源也又曰雖復茅茨示約

易以豉翻復扶又翻

猶興木石

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

之斧斤

伎渠綺翻喪息浪翻

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

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

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十五

起著雍泥灘四月盡旃蒙單閼九月凡七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貞觀二十二年

觀古玩翻

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將軍梁建方

擊松外蠻破之

松外諸蠻依山山谷亦屬古南中之地蓋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也新志松

外蠻在雋州

初雋州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暫降

復叛請出師討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

此即漢武帝欲通之道而為昆

明所蔽者也 嵩州漢郡都夷之地武帝開置越嵩郡後周武帝置嚴州唐為嵩州嵩音髓上時掌翻覓與暫同

降戶江翻復扶又翻洱乃吏翻勅建方發巴蜀十二州兵討之

十二州益眉榮

梓利綿遂巴盧渠達集渝也

蠻酋雙舍帥衆拒戰

酋慈山翻帥讀曰率下同

建方

擊敗之

敗補邁翻

殺獲千餘人羣蠻震懾亡竄山谷建方分

遣使者諭以利害

懾之涉翻使疏吏翻

皆來歸附前後至者七十

部戶十萬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為縣令

長知

兩翻下同

各統所部莫不感悅因遣使詣西洱河

新書曰西洱河蠻道

由郎州走三千里時建方自雋州道千五百里遣奇兵奄至其地

其帥楊盛大駭具船

將遁使者曉諭以威信盛遂請降

帥所類翻降戶江翻

其地有楊

李趙董等數十姓各據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戶

無大君長不相統壹語雖小訛其生業風俗大略與中

國同自云本皆華人其所異者以十二月為歲首已

未契丹辱統主曲據帥衆內附

奚契丹酋領皆稱為辱統主契欺訖翻又音喫

帥讀曰率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為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

烏胡鎮當置於海中烏胡島自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歇

昆淤島而後至烏胡島又三百里北渡烏湖
海姓譜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因氏焉

將兵浮海

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

易山新書作
蜀山將即亮

翻麗力知翻
騎奇寄翻

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

破之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初西突厥乙昆咄陸可汗

厥九
勿翻

咄當沒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

以阿史那賀魯為兼護居多邏斯水在

西州北千五百里

邏郎
佐翻

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

五姓之衆乙昆咄陸奔吐火羅

見一百九十九
卷十六年

乙昆射匱

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

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

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鉢城守捉蓋即莫

賀城也以賀魯後立為沙鉢羅葉護可汗故改城名也處昌呂翻

拜左驍衛將軍

驍堅亮翻

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為鄉導

龜茲音丘慈鄉讀曰嚮

仍從數十

騎入朝

朝直遙翻

上以為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為賀魯後叛張本

五月庚子右衛率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

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

東宮十率府各有長史正七品上新書作那伏帝阿羅那順無

王字率所律翻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彊四天竺皆臣之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或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蔥嶺南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

天竺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蜀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縛和羅城杜佑曰天竺塞種也顏師古曰塞釋也

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

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

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

使疏吏翻卒子

恆翻帥讀曰率從才用翻

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

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

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

泥婆羅國直吐蕃之西樂

陵川臣於吐蕃吐從賊入聲騎奇寄翻

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

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餽和羅城

帥讀曰率餽音博新書曰茶餽和羅城潰伽毘

黎河

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

人

溺奴狄翻

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衆還與師仁戰又破

之擒阿羅那順餘衆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

水經注曰

崑崙山釋氏曰阿耨達山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

南流注于蒲昌海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為

中國河其崑崙山西有大水出焉曰新頭河西南流逕

烏長國又東南流逕中天竺國亦曰恒河又西逕四大

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所

謂乾陀衛江蓋即此也

師仁進擊之衆潰獲其妃及

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

五百八十餘所

降戶江翻

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

大夫

唐制文散階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直遙翻散悉亶翻

六月乙丑以白霄

部為居延州

霄而立翻

癸酉特進宋公蕭瑀卒太常議諡

曰德尚書議諡曰肅

周公諡法剛德克就曰肅諡時利翻

上曰諡者行之

迹當得其實

行下孟翻

可諡曰貞徧公

賀琛諡法直道不撓曰貞儉嗇無德曰徧

心隘政急曰徧

子銳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為之營第

偽于翻

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

矣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

上以高麗因弊議以明年

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

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劔南獨無寇

盜屬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及

畜許救翻乘繩證翻艦戶黠翻屬之欲翻

復扶又翻

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

領左右府長史強偉

領左右府亦分為左右各有長史此即左右千牛府也強其兩翻姓

也

於劔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

遣使行水道

長直亮翻行下孟翻

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

趣七喻翻

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相息亮翻屈居勿翻

啜陟劣翻
帥讀曰率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

玄武門

武連縣時屬始州始州後改劍州武安縣漢屬魏郡晉屬廣平郡後周隋屬洺州左右武衛將

軍乃南牙諸衛將軍直
玄武門則掌北門宿衛

時太白屢畫見太史占云女主

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上惡之

見賢遍翻惡鳥路翻下深惡同

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

行酒

令者一人為令伯餘人以次行
之下大使各言小名即酒令也

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

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

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

華戶化翻有

布衣負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

從屏人語

負音運姓也數所
角翻屏必郢翻

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

謀不軌

妖於
喬翻

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

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

數其人已在此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

天下

王于
况翻

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

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

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

為禍或淺

幾希翻

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

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梁文昭公房

玄齡留守京師

守手又翻

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

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

色加劇則憂悴

悴秦醉翻

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

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

餘責乃上表諫

上時掌翻

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

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

見一百九十三

卷五

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

腦塗地獨不足愍乎

明謹用刑重人命也踴躍用兵則忘人命之為重矣引彼形此玄齡

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

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

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

所損者大乎

說到此分明見得高麗不必征當時在朝之臣諫東征者未有能及此者也此是忠

誠懇切中流出為于偽翻

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

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

哀鳴

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死且不

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

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音勝

升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

天下號為賢相

相息亮翻

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

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

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

新贊作房杜濟以文將即亮翻

理致太

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丁丑勅越州都督府及婺洪

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東陽郡隋平陳置婺州舫甫妄翻艘蘇遭翻

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

陀餘寇 九月庚辰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

擊處月處密破之餘衆悉降

降戶江翻

癸未薛萬徹等伐

高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

怨望坐除名流象州

裴行方副萬徹東伐見上卷上年象州漢潭中中溜縣之地隋為始

安郡桂林縣唐武德四年置象州桂林郡以象山名州

已丑新羅奏為百濟所

攻破其十三城

已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中書令

強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友

強其兩翻

邛渠容翻獠魯皓翻

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

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

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

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劒外騷然

自劒門關以南謂之劒外

內京師而外諸夏也

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

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

脆此芮翻

大船一艘庸絹二

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船庸

艘蘇遭翻復扶又翻

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上乃勅潭州

船庸皆從官給 冬十月癸丑車駕還京師 回紇吐

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

紇下沒翻

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

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

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

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

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

燕因肩翻誘音西騎奇寄翻

上恐回紇

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

入見上留之不遣

回紇由是又微見賢遍翻

阿史那社爾既破處

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趣龜茲北境

趣七喻翻

分兵為五

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

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

十六年郭孝恪破焉耆立栗婆準為王而阿那支殺

之今也罪人斯得

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

新書曰立突騎支弟婆伽

利為王此從舊
書從才用翻

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

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

磧口新舊書作磧石龜
茲都伊邏廬城北倚白

山亦曰阿羯田山將
即亮翻磧七迹翻

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

鋒

帥讀曰率下
同騎奇寄翻

右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

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眾五萬拒戰

相息
亮翻

羯居
謁翻

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眾追之行三十里

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却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

十里 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

為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驍堅堯翻俟渠之翻考異曰

舊回統傳云詔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統五噉五俟斤二十餘部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程回統不肯西屬突厥按賀魯時為將軍自多羅斯水入居庭州永徽二年乃西遁自稱可汗所統咄陸五噉弩失卑五俟斤唐末嘗以回統隸之也今不取

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

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

帥所類翻下別帥同並帥讀曰率

以契丹部為

松漠府

杜佑曰松漠之地在柳城郡之北

以窟哥為都督又以其別帥

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統主為刺史

峭落州無

達州羽陵州白連州徒何州萬丹州疋黎州赤山州并松漠府為九州峭七笑翻

以奚部為饒

樂府以可度者為都督

樂音洛

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

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

弱水州祁黎州洛壤州太魯州

渴野州

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

校戶教翻

十二月庚

午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

西京雜記西京外城朱雀街東第三

橋皇城之東第一街進業坊隋無漏寺之故基太子即其地建寺為文德皇后祈福竹木森邃為京城觀游之最雍錄曰慈恩寺在朱雀街東第三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名曰進昌坊寺南臨黃渠竹木森邃為于偽翻

社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

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

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

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

自安西府西出
柘厥闕渡白馬

河四百餘里至撥換城騎
奇寄翻帥讀曰率

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

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

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

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

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

降戶

江翻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

復扶又
翻下利

復同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倉部郎掌判天下倉儲受

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屬戶部義超以是官從軍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

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

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

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山北蓋白山之北也趣七

喻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

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

郎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

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為王龜茲人大

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

闐徒賢翻又徒

見翻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戊寅以崑丘道行

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沙鉢羅葉護

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假賀魯以羽翼正速其叛耳驍堅亮

翻纛徒到翻

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

相息亮翻

見賢通翻

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

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

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將

龜茲

音丘慈又音屈佳將即亮翻

考異曰實錄云左武衛

翊衛中郎將舊傳為武翊衛中郎將按會要武德五年改左右翊衛為左右衛然則於時已無翊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去翊衛字按唐六典左右衛有親勳翊三衛中郎將其餘諸衛府各有翊衛中郎將翊衛二字恐不可去

西南徒莫

祗等蠻內附以其地為傍望覽丘四州隸郎州都督府

徒莫祗蠻在蠻蠻之西郎州當作朗州武德元年開南中仍舊置南寧州貞觀八年改為郎州以其地本夜郎

國也 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

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

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舊書云車鼻長子羯漫陀

先統拔悉密部遣其子菴鑠入朝帝嘉之為置新黎州

朝直遙翻降戶江翻

考異曰高宗實錄云初突厥車

鼻可汗遣其子車鉢羅入貢太宗遣使徵之不至太宗大

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引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其下

諸部落相次歸降其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泣諫其

父請歸國車鼻不聽羯漫陀遂背父來降以其地為新

黎州舊傳云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侃潛引回紇

僕骨等兵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執闕俟利發乃

拔塞箇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帥部落背車鼻相繼來

降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

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
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今從太宗實錄

二月丙戌置

瑶池都督府

此因穆天子傳西王母觴天子於瑤池之上而名之也

隸安西都護

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瑶池都督 三月丙

辰置豐州都督府使燕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 去冬

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顯道門外赦天下丁卯勅

太子於金液門聽政

按唐六典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明德等門為京城門朱雀

等門為皇城門承天等門為宮城門嘉德等門為宮門太極等門為殿門通內諸門並同上閣門顯道金液其

亦通內諸門之門歟圖志不能盡載耳

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宮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新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

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史言太宗

以機數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機心而事君杜佑曰疊州去京師千三百四十里孫愐曰疊州自秦至魏諸羌據焉周武帝逐諸羌乃置疊州蓋以山重疊名之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衛景武

公李靖薨

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

離力或累智嗣

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

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

含風殿在翠微宮

上臥引手

捫無忌頤無忌哭悲不自勝

勝音升

上竟不得有所言因

令無忌出已已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臥內

復扶又翻

謂之

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

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

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

武許之間二臣王凡之命猶在高宗之耳何遽忘之邪問古菟翻

仍令遂良草遺詔有

頃上崩

年五十有三

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

處分衆事以安内外太子哀號不已

號戶高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無

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

乃秘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

將皆從

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從才用翻

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與

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

于志寧為侍中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以檢校刑部尚

書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於

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即位

太極殿西内正朝於此發喪太子於柩前即位

軍國

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為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髻面割耳流血灑地

朝直遙翻
旁里之翻

六月甲戌

朔高宗即位赦天下 丁丑以疊州都督李勣為特進

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

李世勣去世字避太宗二名也字手又翻

先

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

先悉薦翻

至是始改官

名犯先帝諱者

孔穎達曰曲禮卒哭乃諱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

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按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所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所名也

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帝許

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

唐制三公正一品無忌既為太尉而令同

中書門下三品當時朝議之失也

癸巳以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

中書門下三品阿史那社爾之破龜茲也行軍長史

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王伏闕信入朝

說諭為翻闕視遮翻朝直

社爾從之秋七月己酉伏闕信隨萬備入朝詔入謁

梓宮 八月癸酉夜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

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峻山

廟號太宗

自唐太宗後為臣子者率稱其君之廟號豈非子孫臣民亦病其謚號太多非實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之義乎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

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 丁酉禮部尚

書許敬宗奏弘農府君廟應毀

弘農府君魏弘農太守重耳也於高宗為七世

祖親盡應毀

請藏主於西夾室從之

太廟有東西夾室夾太室兩旁故謂之夾室

九月乙卯以李勣為左僕射

行先帝之治命也

冬十月以

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

五州舍利州思辟州阿史

那州薛州白登州

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史只載蘇農州阿德州執失州

拔延州餘二州逸

乙亥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

囚五十餘人

見賢通翻

唯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

所處者多號呼稱寃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

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寃

號戶高翻處昌呂翻

上歎息良久曰治獄

者不當如是邪

治直之翻

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馬都

尉

漢武帝置三都尉曰奉車都尉曰駙馬都尉曰騎都尉唐以騎都尉為勳官駙馬都尉以授尚主者奉車

都尉不復除授

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

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吐蕃以太宗晏駕固

有輕中國之心矣

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珍膳

特加優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諱治字為善小字雉奴太

宗第九子也文明元年諡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天寶八年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皇帝十三

載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丙午立妃王氏為皇

后后思政之孫也

王思政為西魏守
潁川沒於東魏

以后父仁祐為特

進魏國公 己未以張行成為侍中 辛酉上召朝集

使

朝直遙翻
使疏吏翻

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

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

疾苦及其政治

治直
吏翻

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

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

二人恭已以聽之

以帝之尊任二人如此武后譖而去
之雖墜諸淵不悔也哲婦之為鵠象

也尚矣

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觀古玩翻

太

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

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

服本斬衰

上時掌翻為于偽翻衰倉回翻

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

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

為許王上金為杞王素節為雍王

帝後宮鄭生孝楊生上金蕭淑妃生素節

雍於用翻

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

卒子恤翻

其嫡子早

死立其孫為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

相息亮翻

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彊大威

服氏羗皆其謀也

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

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

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

騎奇寄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初阿史那

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為王

事見太宗貞觀二十六年

唐兵

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更工衡翻

秋八月壬

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

復扶又翻

遣歸國撫其衆 尤

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

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

處昌呂翻

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

高侃為衛將軍

唐無衛將軍衛字之上須有脫字

於是突厥盡為封內

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

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

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新書作蘇農二十四

州舊書作一十四州又攷是後調露元年溫傳奉職二

部反二十四州皆叛應之則二字為是然單于都護府

所領見於史者蘇農等四州舍利等五州及桑乾府所

領郁射藝失畢失叱略等四州呼延府所領賀魯葛邏

跌跌等三州財十九州耳其五州逸無所攷又有定襄

呼延二都督而無狼山都督是其廢置離合不可詳也

狼山府顯慶三年廢為州金徽當作金徽瀚海都護府
領瀚海金微新黎幽陵龜林堅昆六都督府其一逸仙
萼浚稽余吾稽落居延寘顓榆溪渾河燭龍凡八州宋
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
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西南至東受降城百
二十里瀚海都護後移於回紇本部乾音干 癸亥

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

不漏

炙輅子曰惟絹油之製及
帽油陳始有之樂音洛

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

上悅為之罷獵

悅為之為于偽翻 考異曰舊書那律
傳云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有此語

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唐錄政
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李

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

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已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

陽武

縣漢屬河南郡自晉以來屬滎陽郡監工銜翻

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

譯語人地

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有譯語人勅戶槩翻又戶得翻

大理少卿

張叡冊以為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

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為定

估音古

叡冊舞文附下罔上

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為同州刺史叡冊循州刺史思

謙名仁約以字行 十二月庚午梓州都督謝萬歲充

州都督謝法興與黔州都督李孟嘗討琰州叛獠

梓州當作

牂州武德三年牂柯蠻酋謝龍羽降以其地置牂州充
州當作九州武德三年以牂柯蠻別部置琰州亦蠻州
貞觀四年置皆屬黔州都督府黔音琴僚魯皓翻

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為僚所

殺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奭亨之兄子

柳亨西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竇誕之婿

也亨妻即襄陽公主之女

王皇后之舅也

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

阿史那賀魯

驍堅堯翻

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

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

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唃運入

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唃運乃說其父擁衆

西走

說輸芮翻復扶又翻

擊破乙毘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于雙

河及千泉

自雙河西南抵賀魯牙帳二百里千泉屬石國界又在賀魯牙帳西南新書曰素葉城西

四百里至千泉地贏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地因名之

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

五毀弩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

咄當沒翻噉步劣翻俟渠

之翻勝音升

與乙毘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

多附之以唃運為莫賀咄葉護

唃徒結翻

焉耆王婆伽利卒

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

率子恤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

夏四月詔

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金州刺史滕王元嬰

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

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

數所角翻引彈徒旦翻

上賜書

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

左傳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

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

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憚皆好聚斂

憚於斂翻

好呼到翻斂力膽翻

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勅曰

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

王大慙 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

嶺城及蒲類縣

西州交河縣北行八十里入谷又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至庭

州蒲類縣屬西州後屬庭州又改為後庭縣

殺略數千人詔左武侯大將軍

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

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餘里

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

吳仁為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

成州漢武都上祿下辨之地後魏置

仇池郡漢陽郡南秦州西魏改曰成州雍州京北郡雍於用翻

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

統下
沒翻

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

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五天帝注已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二年五人帝東方帝太皞西

方帝少皞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

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為左

僕射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行成仍同

中書門下三品

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

白水蠻與青蛉

弄棟接諫郎州麻州貞觀二十二年分郎州置

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

討之九月癸巳廢玉華宮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宮

為萬年宮

更工衡翻

庚戌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牆盜左

藏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

左右武侯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有

引駕仗三衛六十人引駕快飛六十六人左右藏晉始有之唐因而不改各有令一人宋白曰唐制左右金吾有引駕仗百四十人以三衛人數充左藏掌邦國庫藏右藏掌國寶貨藏徂浪翻乃自為盜命

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

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閏月長孫無

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

上時掌勘

甲戌詔頒之四方 上謂

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

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

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 癸

酉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鷹隼及犬馬者罪之

隼息尤翻

戊寅特浪羗酋董悉奉求辟惠羗酋卜檐莫各帥種

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

特浪辟惠皆生羗也是年以其地置蓬魯等三十二州屬茂州

都督府酋慈由翻機余廉翻帥讀曰率程章勇翻

竇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

義州漢猛陵縣地梁置永業郡隋改為懷德縣屬瀧州唐武德五年置南義州貞觀二年曰義州

桂州

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郎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

蠻酋禿磨蒲及儉彌于帥衆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

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討昆州烏

蠻始開青蛉弄棟為州縣

昆州漢益州郡地隋置昆州以亂廢唐武德初開南中復

置拓東兩蠻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輓晉寧喻獻

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

至步頭謂之東蠻烏蠻青蛉漢武帝開為縣屬越雋郡

弄棟縣屬益州郡晉並屬雲南郡後屬興寧郡隋亂與

中國絕唐以青蛉地置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

川勃弄屬漢永昌郡界唐武德七年恒扇誘弄棟欲使

之反恒戶登翻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相接葉榆亦漢

武帝開為縣有葉榆澤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郡晉屬雲南郡後分屬東河陽郡

人衆殷實多

於蜀川無大酋長好結讎怨

好呼到翻

今因破白水之兵請

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

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

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

邪音耶單音善

與突厥賀魯相結是

歲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

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

貢 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

牢山

新書牢山亦曰賭蒲東北距烏德健山度馬行十五日

孤注夜遁建方使副

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

騎寄翻

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

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討而逗

留不進高德逸勅令市馬自取駿者

勅戶梁翻又戶得翻

上以建

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

筋力異常請實中廐

中廐猶言內廐也

上謂侍臣曰道裕法官

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

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復扶又翻

已巳以同州刺史

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子上饗太

廟丁亥饗先農躬耕籍田

漢儀天子正月親耕籍田告祠先農先農即神農也祠以

太牢百官皆從唐制天子以孟冬吉亥享先農而遂以耕籍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

門樓

唐六典長安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西直京城之開遠門

觀百戲乙

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

聲樂

為于偽翻

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

鞠以韋為之實以柔物今謂之毬子

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

好呼到翻

帝王所為豈宜容易

易以鼓翻

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

窺望之情亦因以為誡 三月辛巳以宇文節為侍中

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

瑗于眷翻

夏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

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顛自餘皆屯聚

保險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

降戶江翻

西南蠻遂定 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則薨

澧音禮

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

茂州

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置之於薛延陀故地將即亮翻

發薛延陀餘衆渡河

置祁連州以處之 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赦天下王皇后無子柳奭為后謀

偽于

以忠母劉氏微

賤勸后立忠為太子冀其親已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

請於上上從之乙丑以于志寧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

少傅高季輔兼少保 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

年進戶多少

戶部尚書即民部尚書避太宗諱改焉進戶新增進之戶也少詩沼翻

履行

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

見賢遍翻

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

即今猶言當今也
唐人多有此語

履行士廉之子也 九月守中書侍

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長公

主自吐谷渾來朝

弘化公主貞觀十三年降吐
谷渾慕容諾曷鉢長知兩翻

癸巳

濮王泰薨於均州

濮博
木翻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

高陽公主

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公主驕恣甚房玄齡薨公主教遺

愛與兄遺直異財既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太宗深責

讓主由是寵衰主怏怏不悅

怏於
兩翻

會御史劾盜得浮屠

辯機寶枕

浮屠正號曰佛陀與浮屠音聲相近皆西方
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之淨覺言

滅穢成明道為聖悟
劫戶聚翻又戶得翻

云主所賜主與辯機私通餉遺億

計餉遺唯

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

婢十餘人主益怨望太宗崩無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遺

愛與遺直更相訟

直更工衡翻

遺愛坐出為房州刺史

房州古房

陵上庸地西魏置光遷國後周改曰房州尋廢州為房陵郡唐復曰房州

遺直為隰

州刺史又浮屠智勗等數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

運伺宮省機祥

掖庭局令從七品下官者為之屬內侍省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司其

除附機居希翻又其既翻

先是駙馬都尉薛萬徹

高祖女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先悉

薦翻

坐事除名徙寧州刺史入朝與遺愛款昵

朝直遙翻昵尼質翻

對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

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荆王元景為

主元景女適遺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嘗自

言夢手把日月駙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

柴紹尚高祖女平陽

公主尚巴陵公主

巴陵公主太宗之女

除衛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

師求醫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黜遺直奪其

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已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

云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

累力瑞翻

上令長孫無忌鞠之

令

丁翻長知兩翻

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

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為類已欲立為太

子無忌固爭而止

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

由是與無忌相惡

恪名望素高為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

絕衆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紇干承基得免

死

事見一百九十六卷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

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

巴陵公主並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吳

王朕兄欲勾其死可乎

勾居大翻

兵部尚書崔敦以為不

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

効死力豈不佳

尚辰羊翻為于偽翻

乃坐房遺愛殺之乎吳王恪

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

族滅不久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

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

高祖女九

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

並坐與房遺愛交通流嶺表節

夏戶雅翻驍堅堯翻

資治通鑑

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節頗左右之

下遐嫁翻左右讀曰佐佑

江

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戊子

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置巴州

愔於今翻

房遺直貶春州

銅陵尉

銅陵縣漢允吾縣地屬合浦郡宋置瀧潭縣屬新寧郡隋改為銅陵縣屬端州唐初屬春州

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玄齡配饗

鄭樵曰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具從與享之周制凡有功者祭于大蒸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燕於庭死則降在庭位謂之配饗

開府儀同三司李勣為司空

初林邑王范頭利卒

子

恤子真龍立大臣伽獨弒之盡滅范氏伽獨自立國人

弗從乃立頭利之壻婆羅門為王國人咸思范氏復罷

婆羅門

復扶又翻

立頭利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

治直之翻

有諸

葛地者頭利之姑子也父為頭利所殺南奔真臘

真臘一名

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

驛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驪州貞觀初并扶南有

其地大臣可倫翁定遣使迎而立之

使疏吏翻下同

妻以女王

妻七

翻細衆然後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貢

秋九月壬戌右

僕射北平定公張行成薨

諡法純行不與曰定

甲戌以褚遂良為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

選須絹翻

冬十

月庚子上幸驪山溫湯乙巳還宮 初睦州女子陳碩

真

吳孫權分丹陽立新安郡隋仁壽三年置睦州大業初廢州為遂安郡唐復為睦州

以妖言惑

衆

妖翻下同

與妹夫章叔脩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

脩為僕射甲子夜叔脩帥衆攻桐廬陷之

吳分富春立桐廬縣屬吳

郡隋唐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東一百五里頃安世曰桐廬縣魏黃初四年吳置以桐溪側有大桐樹垂條偃蓋旁蔭數畝遠望如廬因謂之桐廬帥讀曰率 碩真撞鍾焚香江翻引兵二千

攻陷睦州及於潛

於潛縣漢屬丹楊郡晉宋屬吳興郡梁陳屬錢唐郡隋唐屬杭州宋白曰

吳越春秋秦徙大越烏語之人寘之替闕駟十三州志替讀為潛吳錄地理志縣西有替山舊替字無水至隋

加水於如字

進攻歙州不克

歙音攝

敕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

討之碩真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

將卽鹿翻下同

刺

史崔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

滅族士衆兇懼

兇許勇翻

司功參軍崔玄籍曰

功倉戶兵法士參軍所謂

州判司也

起兵仗順猶且無成况憑妖妄其能久乎義玄以

玄籍為前鋒自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戍遇賊與戰左右

以楯蔽義玄

楯食戶翻

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致死命撤之

於是士卒齊奮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衆歸首

歸首式
又翻

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

降戶

十一月庚戌房仁

裕軍合獲碩真叔盾斬之餘黨悉平義玄以功拜御史

大夫

御史大夫天子耳目官也非以賞功厥後崔義玄承中宮旨繩長孫無忌等豈不忝厥官哉

癸丑以兵部尚書崔敦禮為侍中 十二月庚子侍中

脩憲公高季輔薨

諡法博聞多能曰憲修音條

是歲西突厥乙毗

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

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

級

五年春正月壬戌羌酋凍就內附以其地置劔州

凍就特浪

生羌卜樓大首領也劔

州羈縻屬松州都督府

三月戊午上行幸萬年宮

考

異曰實錄戊午以下皆為二月按長曆二月丁丑朔無戊午戊午三月十二日也

庚申加贈

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

有寵

考異曰新舊唐書或作蕭淑妃或作蕭良娣實錄皆作良娣廢王后詔亦曰良娣蕭氏按當時後

宮位號無良娣名唯漢世太子宮有良娣疑高宗在東宮時蕭為良娣及即位拜淑妃也王后疾之

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

才人晉武帝所

制爵視千石以下宋齊之時以為散職梁於九嬪之下置五職三職才人位列三職比駙馬都尉唐承隋制才

八五人
正五品

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為尼

長安志曰貞觀二十三年五月

太宗上僊其年即以安業坊濟度尼寺為靈寶寺盡度
太宗嬪御為尼以處之程大昌曰以通鑑及長安志及
呂大坊長安圖參定通鑑言武氏在感業寺長安志在
安業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末則安
業寺是也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

陰令武氏長髮

長知兩翻

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

間古覓翻

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太后愛

之數稱其美於上

數所角翻

未幾大幸

幾居豈翻

拜為昭儀后及

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

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而武士韞預焉

為廢皇后淑妃張本

韞一
翻

乙丑上幸鳳泉湯

鳳泉湯在岐州郿縣

乙巳還萬年宮

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

波斯國居達遏水之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羸東與吐火

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以為國號杜佑曰波斯國即條支之故地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為號大食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絳摩地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質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龍衆哀亡命於恒昌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國人往討皆大敗而還於是遂強

殺波斯王伊嗣侯伊

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大食兵去吐火羅發兵立

卑路斯為波斯王而還 閏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

州 其地近古輪臺屬北庭都護府

丁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

此萬年宮之玄武門也唐離宮諸門蓋略倣宮城之制

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郎

將薛仁貴曰

唐制自左右衛至左右金吾衛其屬各有左右中郎將府有中郎將及左郎將右郎

將將即亮翻

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

枕大呼以警宮內

枕枯黃翻門前橫木也呼火故翻

上遽出乘高俄而

水入寢殿水溺衛士及麟遊居人

隋文帝於岐州之北置仁壽宮太業初置

普潤縣義寧二年於宮獲白麟因以普潤於宮置麟遊縣仁壽宮唐改為九成宮又改曰萬年宮溺奴狄翻

死者三千餘人 壬辰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

春秋為新羅王 六月丙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

千三百家

恒戶登翻
沱徒河翻

中書令柳奭以王皇后寵衰內

不自安請解政事癸亥罷為吏部尚書 秋七月丁酉

車駕至京師 戊戌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

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

唐制帝朝諸衛皆立仗
仗下宰執諫官奏事

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

上時
掌翻

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

皆不言也 冬十月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

三旬而畢

雇者以錢若物酬其功事不徒役其力也

癸丑雍州參軍薛

景宣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

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三年五年

上時掌翻下同

今復城之

復扶又翻

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

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

絕言路遂赦之

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

契丹

麗力知翻將即亮翻靺鞨音末曷契欺訖翻又音喫

松漠都督李窟哥禦之

大敗高麗於新城

虛苦骨翻敗補邁翻

是歲大稔洛州粟米斗

兩錢半秬米斗十一錢

秬音庚稻之不黎者

王皇后蕭淑妃與

武昭儀更相諧訴

更工衡翻

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

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

奭入見六宮又不為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

伺相吏翻

必

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

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

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

覆敷又翻

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

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

因泣數其罪

數所具翻

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

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

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

朝直遙翻散悉亶翻

仍

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

諷無忌

從才容翻

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

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

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上於

無忌官及庶孽又有橫賜意可知矣無忌欲格其非心則辭而不受可也為無忌得罪張本數所角翻折之否

翻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還宮 己丑雋州

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車魯等蠻於斜山拔

十餘城

胡叢顯山招討使所領五部落之一也顯養車魯亦各蠻種車魯新書作東魯雋音髓

庚寅立皇子弘為代王賢為潞王 高麗與百濟靺鞨

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

使疏吏翻

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

方發兵擊高麗

將即亮翻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

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

按舊書程名振傳貴端水當在新城西南

少詩
治翻

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

落而還

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

軍大總管

蔥山即蔥嶺

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壬辰以

韓瑗為侍中

瑗于春翻

來濟為中書令

六月武昭儀誣王

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

厭於葉翻又一琰翻考異曰舊傳云后

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故廢今從實錄

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

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

風武德元年分岐山置潯川縣取潯水為名貞觀八年更名扶風屬岐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八十里岐

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與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

榮州漢南安江陽之地隋為大牢縣屬資州武德元年分置榮州復扶又翻唐因隋置後宮

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

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考異曰唐歷在此

年四月今據實錄四月韓瑗來濟未為侍中中書令唐歷又云瑗濟諫帝不從按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武氏

然則未嘗為宸妃也今從會要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

惡惡鳥路翻左遷壁州司馬武德八年析巴州始寧縣地置壁州敕未至門下

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
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
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
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

厭於

葉翻

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

勞勉之

使疏吏翻
勞力到翻

尋超拜中書侍郎

考異曰舊傳云
高宗將立武后義

府密中叶贊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
史賜爵廣平縣男新書本紀年表皆云是歲七月義府
為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實錄但云超拜中書侍郎
宰輔圖十一月自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今從之
於是

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

腹心於武昭儀矣乙酉以侍中崔敦禮為中書令

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尚藥局奉御員二人

掌合和御藥及診候方脈之事員外同正自孝璋始長安令裴行儉

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禮必自此始與長孫無

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

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縣

京縣令正五品上西州中都督府中都督府長史亦正五品上但從輦轂下出佐邊州故謂左遷行儉

裴仁基隋將歸李

密為王世充所殺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

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

朝直

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

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

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

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

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

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

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

娶為于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

偽翻

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

忤

故翻

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

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

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

撲弼角翻

又普木翻獠音皓翻朝直遙翻顧音古考異曰唐厯

云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為中官事遂良欲諫何

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接公及入上再三顧無忌曰

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彠女

何如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託付遂良望

陛下問其可否按如此則是無忌賣遂良也今不取于

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

間古訕

涕泣極諫上不納明

日又諫悲不自勝

勝音升

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

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

嬪母輔佐黃帝

漢書古今人表嫺母黃帝妃生倉林師古曰嫺音謨即嬪母也何承天纂文曰

嫫母醜人也黃帝

妲己傾覆殷王

妲己有蘇氏之美女討愛之唯妲己之言

愛幸之嫫音謨

是從卒以亡

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詩小雅正月之辭韓琬之意謂

殷妲當割翻

嫫母以醜而佐黃帝有天下妲己褒姒以美豔而亡殷周女在德不在色也

每覽前古常興

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

左傳曹劇諫魯

莊公之辭

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蒞醢

之戮臣之分也

分扶問翻

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

於姑蘇

漢伍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也師古曰姑蘇因山為

臺名西南去吳國二十五里范成大吳郡志曰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

五里史記正義曰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

臣恐海內失望荆棘生

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

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

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闕雎之化百

姓蒙祚

太姒文王之妃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太姒佐文王以興王業故闕

雎美其德稱尺證翻造七到翻

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

傾淪

事見漢成帝紀

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

下詳察上皆不納

褚遂良韓瑗來濟言皆痛切此時去貞觀未遠士大夫敢言之氣未衰自

三人者得罪在朝之臣唯承武
后風旨安能言人所難言哉

它日李勣入見

見賢
通翻

上

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

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

外人

自李勣有是言李林甫襲取之以成明皇殺三子
之禍儼宗舒王之議亦祖此說儼李泌東宮殆哉

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

欲易婦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

以田

舍翁况天子許敬宗之事君
不敬莫大乎是朝直遥翻

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

遂良為潭州都督

潭州在京師南三
十四百四十五里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